

有没有女主有心计的小说？

我是小姐的试婚婢女，嬷嬷翻来覆去地检查我，弄得我很疼。

嬷嬷皱眉：「这点疼就受不了，疼的还在后头呢。」

我猜那种事应该是疼的吧。

大户人家小姐嫁人前要贴身婢女去新郎家同床三日，名曰试婚，确定男方那方面没问题才能让小姐嫁过去。

我是夫人指定的，因我性子老实，模样讨喜，看着喜庆。

夫人和李嬷嬷告诉我去赵家多打探些消息，尤其赵家小公子是否有残疾和隐病。

大少爷青林又来找我了，把我按在墙上狠狠咬上我的唇，我双拳紧握，保证自己不动不反抗。

几个月前他在花园看到给小姐采花的我，挟到假山洞里，他激动地抱着我，嘴凑到我脸上，我抖着嗓子说：「我是小姐的试婚丫头。」

他胀红了脸瞪我：「你说的是真的？」

「这样的事我怎敢说谎。」

他捏着我的下巴瞪了半晌，又低声咒骂了一句，不过他并没放过我，连掐带咬，我浑身除了血印就是青紫。

我知道他不喜欢他做事的时候丫头哭，他房里有两个丫头就是受不了，疼哭得声音稍大被撵出府。

他没破我的身，我咬紧牙关任他施为，他很满意，没有丫头能在他办事的时候不哭出声的。

至此之后，只要看到我一人时，必拉到无人处一通折腾。

试婚那天一顶青色小轿把我接到赵府。

我站在赵家少爷的房里任他打量。

没想到赵轼轩模样长得这样好看，比我见过的男人都好看，笑的时候眼神也是暖暖的。

他笑着问我：「多大，几岁进的府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」

我老实回答：「去年卖到青府，家人都不在了。」

他握我的手轻轻揉搓：「不怕，以后有爷呢。」

我自觉宽衣解带躺好，木然地等着痛的一刻。

他的唇轻轻落在我脸上，身上，没有疼，反而心里有种痒痒地想要做点什么，身体舒展开，最后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痛，随后感觉身体在波涛中荡漾让我昏昏然陶醉其间。

等一切结束，我以为的青紫身上并没有，反而有一种说不清的满足。

做为试婚丫头，是没有资格和主子共睡一床的。

起身拿过衣服要穿上，赵轼轩一把抱住我的腰把我按倒：「在这睡吧，外面凉。」

我被搂抱着无法动弹，只能缩在他怀中，沉睡前的一个念头：赵家小少爷没有隐疾，绝对没有。

之后两天，白天我就在书房陪赵轼轩读书写字，晚上和他滚床单。

第三天晚上，我该回去了，赵家仆人给我端来一碗药，是防有孕的，我知道这是必须喝，毫不犹豫地喝下。

赵轼轩抱着我：「跟着你家小姐一块嫁过来，爷好好疼你。」

我又被那顶小轿送回青府，进门后叫到夫人房里。

夫人询问我这三天在赵家的情况。

我记得去时夫人的交待，恭敬地答：「赵小公子好得很，没有残疾和隐疾。」

夫人和李嬷嬷对视一眼，明显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让我退下。

这三天又累又乏，我只想回到房睡个好觉，小姐又把我叫去闺房。

青柳长得如弱风抚柳，羞哒哒地问我：「赵小公子长得怎样？」

我答：「赵家小公子模样好看。」

她脸上立时露出欢喜，欲言又止地问：「那，那他在房中……。」

我心知她要问什么，老实回答：「小姐怕是以后要辛苦了。」

青柳脸上刚升起的红晕逐渐转白。

很快到青柳出嫁的日子，青柳跪在堂前，拜别青老爷和夫人，我端着两杯茶水递到两人手边，青老爷和夫人笑着饮下。

青柳上轿，我低着头跟在陪嫁的队伍里，旁边小兰对我一脸鄙夷，我比小姐还早上了姑爷的床，夫人说我以后要做小姐固宠的伺寝通房。

青林骑在马上，目光不甘地扫向人群中的我。

试婚后回到青府，他把我叫去他房里，无所顾忌地占有了我。

他是属狗的，一兴奋就掐拧啃咬。

盯着桌上的砚台，天知道我用了多大力气控制自己没有拎起来拍飞他。

结束后他满足叹息：「你要不是我妹妹的人，我就把你要我房里当个暖床丫头，可惜了。」

大户人家哥哥要妹妹婢女做暖床丫头说出去会被人家笑话的。

亏他有脸说。

我低头掩去眼中所有情绪，擦拭身上的血渍和污渍。

大婚夜晚，小姐和赵轼轩洞房，我在外间值夜，半夜听到新房里青柳低泣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准备伺候青柳洗漱。

赵轼轩经过我身边时，在青柳看不到的地方捏下我的手。

我红了脸。

青柳见过赵家长辈后回房补眠，赵轼轩拉我到另一侧的偏房用唇堵住我的嘴。

半晌，他附在我耳旁悄声说：「爷都想你了呢。」

我低头整理衣衫，红润的脸上又添了一层霞。

「等过些日子，我跟夫人说说提你做姨娘。」赵轼轩说。

卧房里传出动静，青柳醒了，赵轼轩迈步走出去，我端起桌上的已凉透的茶水随手倒入花丛，透过窗子看到青柳和赵轼轩在亲热地说话。

三天回门，青府门前，一堆小乞丐围着讨要，赵轼轩扬了一把铜钱，乞丐们你争我抢。

我扶起扑倒我脚边的小乞丐，他握了一下我的手飞快跑远。

无人处张开手掌，一张小纸条静静地躺在我掌心，看过纸条内容，我将纸条销毁。

出了后门，胳膊便被一个妇人紧紧拉住。

「你这死丫头咋不跟我报个信，心是越来越大了。」

我扭头，看向拉住我的母亲。

她用指头狠狠戳我脑袋，「你个死丫头，要你有什么用，你怎么不去死？」

自从家里遭了变故，她就变了一个人似的对我非打即骂。时常恶狠狠地盯着我问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，又哭自己命苦，中年丧夫丧子。

我举起一吊钱，她的叫骂声瞬间哽在嗓子眼不上不下。

她扬手一把夺去过，叮嘱我不要忘记父兄是怎么死的，扔给我一个小香包愤愤离去。

我漠然看着她离去，揣着香包回到院里。

转过回廊，就被青林伸手截住。

躲过他伸过来的手：「我现是赵府的人了，让人瞧见不好。」

青林阴沉沉地盯着我。

我越过他擦身而过时，他吸了吸气，忽然低声说：「三天后我在瑞祥茶楼雅间等你，你敢不来，哼！」

瑞祥茶楼，我当然知道，这个茶楼曾是我家的，现在是赵府的产业，它对面的福鼎酒楼也曾是我家的，现在成为青府的。

心头一窒，我停下脚步，转身，手握香包轻快地浅笑：「好，我一定会去，而且，我保证你会开心死的。」

没理会他错愕惊艳的模样，我笑着离去。

回到赵府，赵轼轩以学业为重睡在书房，青柳不能让他放弃学业陪她，只能揉碎帕子眼里淬了毒似地看我。

赵轼轩指名让我从此在书房伺候起居，青柳新妇怕背妒名，只能大度同意，铺床叠被打水洗漱，晚上还暖被窝，我的活可不少。

找个给赵轼轩买笔墨的理由，我出了赵府来到瑞祥茶楼，楼外面门脸和楼里装饰与从前一样，除了变了主人和店里的伙记。

青林坐在雅间一脸不耐：「怎么来得这样迟，害得爷好等。」

空气中有股馨香，青林目光开始变得痴迷，我后退至窗前，窗下那一片碧湖波光折入我眼中似刀锋剑芒。

青林一脸沉醉向我扑来，我转身躲过，手向前推送。

「扑通」入水的声音在喧嚣的茶楼里没有惊起一丝浪花。

转身出了雅间，和来时一样从另一侧通道消失，无人发现我来过这里。

曾经身为东家的大哥告诉过我，瑞祥茶楼除了店内人，外人都不知晓有一条通道可以走到侧门，出了侧门是条僻静小巷，走出巷子便是繁华街市。

买了笔墨，回到赵府被青柳拦住：「出去买笔墨怎么这么久？」

她眼中的厌恶毫不掩饰。

「少爷用惯的笔墨没找到，找了好几家。」我小心地回答。

小兰在旁两眼嫉妒地望向我。

第二天，青林死讯传来。

茶楼雅间里没有挣扎打斗，官府定的死因是失足落水。

青林是青府唯一的少爷，青府姨娘众多，可少爷不是没生出来，就是出生后不久夭折了。这里面青夫人可是功不可没。

我知道青老爷以后也不会有儿子女儿出生。

府中一片肃白，青老爷和夫人哭晕过好几次。

我跪在角落冷冷地看着面前黑白场景，记忆中的片断涌现和此时重合，葬礼都一样。

来到后门，母亲难得露出笑容：「哈，老天报应啊，老天报应，该，就该死绝了。」

我漠然地看着母亲癫笑着拍手和我分享她的喜悦。

「娘，一会少夫人还要找我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母亲笑容敛起：「死丫头，你给我记着，咱娘俩是怎么落到今天这步的。」

她又开始咬牙切齿：「天杀的，这些恶人一个都不要放过。」

转头恶狠狠地咒骂我：「你说说，你有什么用，你怎么不去死，啊，死的为什么不是你。」

是啊，我又何尝没自问，我怎么不去死呢。

可我若死了谁为爹爹和兄长报仇呢。

我不是孤儿，父亲、兄长经商多年，我自幼在父母和兄长疼爱下长大，也是闺阁中的小姐，婢女成群，锦衣玉食。

天灾后一家人辗转此地，父兄努力经营，生意兴隆，与青府、赵府有生意往来，青府和赵府见我爹是外来户没有根基，开始惦记我家产业。

先是找人在茶楼里打死了人，后又酒楼里下毒吃死了人，摊上两起人命官司，一夜之间，茶楼、酒楼都关了门，青府、赵府是姻亲，买通官家联手将我家产业分食干净。

爹爹与兄长屈死狱中，我和母亲被赶出大宅，流落街头。

安葬父亲、兄长时，狱卒曾受父亲救命之恩，告诉我和母亲青、赵两府勾结，买通官家内情。

母亲自此性情大变，犹如疯妇癫狂。

打探到两家订亲，母亲将我卖入青府，让我伺机勾引大少爷复仇。

我自卖入青府那天起，我就已不再是我了。

复仇是我人生的全部。

我忘不了父亲、兄长从小对我慈爱关怀，曾经一家共享天伦之乐，既然我已身陷人间地狱，那么就一起吧。

那日后花园与大少爷偶遇是我故意设计，我知道他喜欢哪种类型女子，又有母亲给我的迷魂香，大少爷果然对我痴迷不已，最后丧了命。

青柳出嫁当天我端的茶水里下了绝子药，青老爷这辈子都不会有继承人，守着万贯家财却无人继承，想想就开心呢。

母亲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命苦，我拿出几两散碎银子换得耳边清净。

她高兴地拿了银子，留下一个香包走了。

我不知道母亲从哪里拿来的香包，确是好用。

晚上赵轼轩和青柳回了青府，赵轼轩没有睡在书房，小兰经过我身边时得意地看我。

接连几天赵轼轩都陪着青柳，我老实守在书房，每日打扫擦拭。

我在廊下托着下巴昏昏欲睡，忽然听到书房里传来嬉笑声，门大开着，小兰倚在赵轼轩的怀里笑得娇羞。

我安静地看着。

晚上赵轼轩睡在书房，小兰被叫进去，进门前她挑衅地扫我一眼。

半夜小兰喊口渴，我端着温好的茶水进屋，她喝了一口：「这么冷，想凉死我啊。」

一抖手泼在我身上。

赵轼轩起身搂住她的腰，她娇笑着和赵轼轩滚做一团。

我转身出去接着睡觉。

青柳当我的面宣布提小兰为姨娘，小兰趾高气扬，指使我干活，我照单全收，任劳任怨。

青老爷唯一儿子死后，为了生儿子每晚在后院耕耘，亲热后还没提枪就走火，他不甘心，新买几个水嫩嫩的婢女还是不行。

大夫看过摇头，今生再有亲生儿子不可能了。

青老爷丧子之痛又闻此讯，中风瘫了。青夫人连遭打击，卧床滴水不进。

青柳回家只会对着爹娘哭。

青府姨娘偷偷变卖府里的东西准备跑路，家仆趁乱偷盗财物，很快府里掏空，青家产业被人接管。

青老爷和夫人卧床浑然不知，发现时已人去楼空，只留一个青府。

有人上门催讨债务，两人把青府卖了，换一小院栖身，身边除了李嬷嬷再无他人，没多久李嬷嬷卷着夫人的金银细软也跑了。

青老爷将票贴身藏着没被卷走，一天夜里，有人溜进院子，抢了银票，将两人杀死，死状很惨，身上骨头砸断了多处。

母亲让人捎话进来说要见我。

见面时她眉目舒展，神清气爽。

「哈，终于出口气了，恶有恶报。」她扬眉一脸兴奋。

「哈，告诉你，他们死时嘴堵得紧紧的，那两人疼得想叫又叫不出的样子哟。」

她捂嘴笑。

「人是你杀的？」我问。

「哪能呢，我是后来去看热闹的」她眼神闪躲。

我想过自己去解决，却有人抢先了，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是我所要的就好。

「我不能出来时间太长，没事别叫人递话给我，引起怀疑就不好了。」我转身要走。

她拧眉：「你什么时候动手，你可别告诉我你对那个赵家少爷动了情，这世上什么东西都是狗屁，只有银子是真的，听到没！」

「嗯。我知道。」

我把荷包拿出来，她夺过去。还给我一个空的荷包还有一个香包、一纸包药。

交待我是什么药后，她甩着帕子扭着碎步走了。

香包的味道很好闻，清新淡雅却让人沉迷深陷。

青柳和小兰都怀孕了，只相差几天。

赵夫人高兴地赏了青柳和小兰。

青柳孕相不好，她身娇体弱，孕吐不止，眼窝深陷脸色青白。

小兰则面色红润，身强体健一点不像孕妇。

青柳怀孕三个月时流产了，大夫说是因大寒之物，青柳身子柔弱，这一次流产几乎耗尽她全部生机，卧床不起只能靠药物撑着过日。

青柳每日以泪洗面，身子更加不好，大寒之物不知从何而来，府上彻查没有结果，只能把青柳房里的下人都发卖了。

我在赵轼轩书房当值没被波及。

小兰怀孕四个月的时候死了，且死状奇惨。

那晚赵轼轩酒后回来，我上前伺候洗漱，小兰把我赶了出去。

我睡在外间小榻，手搭在肚上，伴着隔壁床传来的「吱呀」「吱呀」声安然入睡。

两人感情浓烈，深入交流了一宿。

赵轼轩清醒时小兰已僵了身子，入目满床的鲜血，小兰肢体苍白。

赵轼轩慌乱狂叫，下人们涌进屋后也被满室血色吓在当场。

赵轼轩做了病，他硬不起来了，不能和女人上床，连碰都不敢碰。

有个婢女半夜爬上他的床，他惊叫着把人打死。

赵府老爷夫人愁眉不展。

我抚着浑圆的腰身，凝着灯光出神。

我怀孕了，四个月。

见到母亲时，她摇着小扇走到我面前，我不敢相信面前这个女人，与前几日形同疯妇的是同一人。

似乎没有遭受那场家变，她还是府里身着锦缎，头插朱钗的夫人。

她一脸嫌弃地看向我：「你怎么吃得这么胖？连姨娘都不是，就一个通房，以后可怎么办？」

「我怀孕了。」

她目光瞬间盯上我的肚子，「当真？」

「嗯，四个月了。」她指着我怒骂：「你不长脑子吗，让你进赵府是让你去生孩子吗？」「这是赵府唯一的孩子，赵轼轩，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。」我回答。母亲松开手，上下打量我，「那药都用上了？」「嗯。用上了。」母亲笑：「好好好，用上就好，你先回去，等我好好考量考量。」

母亲满腹思量扭着腰摇着小扇走了，我看到她走到一辆马车前捏着裙角上了马车。

母亲何时坐得起马车了，这次她没向我要钱，我觉得母亲有事瞒着我。

赵轼轩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他房内全换成小厮伺候。

不敢睡床上，困了就趴在桌上，吃得又少，几天下来脸色憔悴，目光阴郁。

赵老爷和夫人都束手无策。

大夫和法师都找过了，吃药、做法事都改变不了赵轼轩错乱的神经和消瘦的模样。

腰围日渐增粗，抚摸肚皮感受里面的生命，我下了决心，我要留下这个孩子。

端着饭菜放到赵轼轩面前。

他手紧紧握着书，看到我眼神避开。

「我是来告诉你我怀孕了，你有孩子了。」

赵轼轩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

「我怀孕了，真的，四个月了，不信你摸摸？」我握着他的手，他缩了回去，我强硬地拉过来按在我肚子上。

坚硬地圆凸起让他眼神有了光彩。

我有孕的消息迅速在府里传来，赵老爷和夫人乐得合不拢嘴，提升我为姨娘。

青柳赏我一只镯子，消瘦灰白的脸上明晃晃挂着嫉恨。

我快速跪地谢过后收起来，走时不小心碰倒了门口的花盆，屋里婢女立刻上前收拾破碎的瓷片和花土。

没理会青柳那句「粗鄙」我快步走了出去。

路过池边，将一个纸包扔进池里。

哪有什么大寒之物，不过是两物相生相克罢了。

我手中纸包与房中的那盆花合在一起便是大寒之物，单一存放都是无害的。

我早将药倒在花土中，吸入得多了，孕体自然受不了。

赵轼轩明显好了许多，至少不反感我出现在他视线内，偶尔还能接受我的触碰。

母亲来找我，不满地瞪着我的肚子，「这还能打掉吗？」

「我不想打掉，我的孩子，我要生下来。」

母亲急极骂道：「生什么生，你怎么生？你生个仇人家的孩子怎么办，你忘了你爹你哥是怎么死的了，你要气死我吗？」

我护住肚子任她发疯，她喘着粗气咒骂够了把一个药包砸在我脸上。

「你赶紧把他给打掉，听到没，我要知道你生下这个小杂种，我就掐死他。」

母亲气咻咻用帕子擦擦脸上的汗水，走向远处的马车。

马车经过我身边，风吹动车帘，车上有个男人意味深长地打量我。

我下意识地捂住肚子。

这个男人是谁，母亲和那个男人是什么关系？

我本能地讨厌这个男人和母亲坐在一起。下次见到母亲我一定把这件事弄清楚。

一个生命的成长是如此的新奇，是我十多年生命中不曾感受到的。

我爱上了腹中的骨肉，与我血脉相连的骨肉。

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，这并不影响我期盼腹中生命的成长。

母亲给我的那些药和香包我早扔掉了，我不会堕胎，更不会再让香包出现在赵轼轩面前，我不可不想像小兰一样。

那晚本来单纯地想伺候赵轼轩休息，他有没有想法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没有。

是小兰非要作死我只能成全她。

和青林闻到的香包一样，让人沉醉致幻，对周边的一切都不在意，只想做那件事。

我那晚出去的时候顺手挂在了帐上，第二天仆人们冲进去的时候趁乱取走，随后毁掉。

我成了赵府最得宠的姨娘，赵轼轩带我来到福鼎酒楼。

楼里的伙计都不认得了，我戴着纱帽，也没人认出我。

赵轼轩点了几个招牌菜，尝着口感和以前差太多，大厨应该换了。

好久不喝酒的他今天颇有兴致地喝了几盏，我心情复杂地埋头吃菜。

「喜欢吃，下回爷还带你来，这是咱家的产业，何时来都行。」他笑着说。

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「是的，这是我家的产业，何时来都行。」

他呵呵笑：「对，你家的，我的都是你的，都是咱们孩子的。」

说完盯着我的肚子笑得欢畅，好久没看到他这样开怀的神情了。

我痴痴地望向他俊美的容颜，心想我孩儿将来一定长得不差，因他父亲颜值高啊。

酒足饭饱下楼时，一个男人喝醉，从楼梯上横冲直撞下来，楼梯窄，三人叠在一起，我侧身抓住栏杆护住肚子，赵轼轩被那

人带得往前冲，我的脚没有收回来。

人，就在我面前翻过窄小的栏杆坠落在地，回过神来看去，赵轼轩头扭曲地歪在脖子上。

大厅里人们惊叫、慌乱、逃窜都与我无关，我怔怔地伏在栏杆上如同雕像。

世界又变成非黑即白，这世上的葬礼果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不，也有不同，不同的是我这次身着麻衣跪在前面，默默地看着人来人去，和尚诵经的声音萦绕耳边，似远又近。

我只跪一会，我腹中是赵府唯一的子嗣，累了被扶到厢房休息。

青莲瘦得皮包骨，本就青白的脸泛着死灰，跪在那里摇摇欲倒，突然一口鲜血喷出，人就软了下去，下人乱做一团。

大夫诊脉后叹息：准备后事吧。

晚上，厅里一口棺材就变成两口。

葬礼后，赵府落没了。

赵老爷和夫人病倒不理事，我是府里唯一能主事的的半个主子，母亲登门找上来。

打量着赵府，母亲面露欢喜：「多亏你没把孩子打掉，现下这府里就你这肚子金贵。」

我看了一眼窗外：「母亲小声些。」

「怕什么，现在谁不知道这府里两个老东西都不行了，这赵府早晚都是咱们的。」

我带母亲见了赵老爷和夫人，只说母女失散多年才找到，母亲当晚住进赵府。

赵老爷和赵夫人开始只是心情郁结外感风寒，卧床几日便会好。

母亲一日三餐地送食，送药，非但不见好转，最后口不能言，手不能抬，已显油尽灯枯之态，半个月后相继离世。

我已对眼前的黑白天地麻木，葬礼都是母亲张罗。

有异议的管家仆人都被她打发走了，我漠然地看着府里人日渐稀少。

肚子一天天见大，感受他的胎动，我对这个生命充满希望。

身负血海深仇，忍辱含垢大仇得报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我对父亲、兄长也有了交待。

余下的日子，我只想让孩子平安长大和孩子好好过日子。

我有想过孩子问我要父亲，到时我就对他说：「你父亲没了。」

人没了，就是没了，没了，就是再也见不到了。

母亲领着那个男人来到我面前，温婉地对我说：「这是你魏叔，他帮过我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」

是马车上的那个男人。

我看了看男人，转头问母亲：「一家人，那我爹呢，你死了和我爹葬一起还是和他。」

母亲脸色巨变：「死丫头，你说的是这是什么话，要不是你魏叔帮忙给你拿的药包香包，瑞祥茶楼和青府能到我们手里吗？」

原来母亲是从他那里拿的药和香包，接管瑞祥茶楼和青府的也是他。

现在，他的目标该是……我。

我面色平静心却翻江倒海，定定看向母亲，面前的女人忽然很陌生。

原来，我只是一个棋子，一个木偶，背后操控提线的除了母亲，还有他。

这一刻我忽然觉得很恶心，吐得昏天黑地，想把体中所有污秽都吐出来。

母亲忙用帕子擦拭裙摆：「哎呀，好好的怎么吐了，真是的，可惜我这身好料子。」

我自嘲地一笑，这就是我的母亲，好在我报仇的目的达到了。

我起身：「你的事我不管，你若做出过份的事，我不介意帮我爹清理门户。」

「你个死丫头，你敢！」

「敢不敢，你可以试试，我的产业不需他人代劳，爹爹和兄长创下的产业，我会收回。」

我冷冷地撇向他们，没有错过魏叔眼里闪过的一丝狠厉。

我从心里反感那个魏叔，感觉那他像条毒蛇，阴冷地缩在暗处，伺机会狠狠地咬上一口。

母亲每日和他出双入对，说话轻声细语，笑容娇羞，青春回归，仿佛哭嚎打骂如疯妇的她从来不存在。

我用雷霆手段将赵府所有产业理顺，青府其它产业我不稀罕，可是瑞祥茶楼我一定要拿回来，落在别人手里也就算了，可在那个男人手里我不舒服。

母亲口口声声「我们的产业」我嗤之以鼻，我只相信握在自己手里的才是自己的。

我用上父兄教过的商业手段，价格打压，货物垄断，瑞祥茶楼终于撑不下去，回到我的手上。

母亲又如疯妇般跳脚咒骂。

等她骂累了，我递上一杯茶平静地说：「你不想住在这里就走，要是走头无路，你随时回来。」

她放下一句「死了我都不回来。」气哼哼地走了。

我没想到，这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母亲的尸体从河上打捞上来，苍白僵硬，安静地躺在我脚边。

我抚着肚子跪下，慢慢合上她的眼睛。

我不相信她会自杀，贪财惜命的人怎会自杀。她，是一颗弃子。

我缓慢望向青府方向，那里面住着叫魏叔的人。

我开始对身边人清理，吃食用物都小心谨慎，我知道他下一个目标是我，我和魏叔之间只能你死我活。

中秋节，我生产在即，听说有灯火游街、烟花燃放，我可不想错过这个热闹，何况还是个大热闹。

带着保镖护院我在人群中漫步，人潮涌动，烟花绚丽。

为观看烟花，临街酒楼里的人都站在窗边。

我驻足仰头望向二楼的男人和他怀里的女人，男人温柔体贴，女人年轻妩媚，笑眼盈盈。

忽然有人高喊着火了，一阵慌乱，人群四散奔逃。

男人搂女人下楼，低头轻声安抚着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我抽出袖中匕首，淡定地插入迎面男人的胸口。

保镖护院将我围在中间迅速在人群中向远处移动。

惊叫声响起，接着是更多的惊叫。

我在人潮中回头看向那个男人，魏叔。

他张着嘴，难以置信的瞪着我，手伸向我直直倒下。

我笑着转头。今晚的烟花真漂亮，可惜看不上了。

生产那天，痛得我撕心裂肺，好在产婆有经验，终于一声啼哭，我松了一口气。

是个男孩，果然长得像父亲一样俊美，我高兴极了。

我的儿子，是我生命的延续，我会好好抚养他长大。

他会好好读书，当状元，光宗耀祖，想想就很美。

文翰林一岁时，我抱着他跪在父兄、母亲墓前，我没有把母亲和父亲合葬，在旁边又给她立了一个墓，她地下有知也羞于和父亲合葬的吧。

跪在墓前，我说我替他们报仇了，我说我有了孩子，孩子随外祖姓，我说现在日子好了，我不再受苦受罪，看人眼色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，说着说着我哭了起来，哭得天昏地暗，声嘶力竭，把这许多年的委屈，耻辱都哭出来，文翰林小手不停地给我擦泪。

回家时，我告诉文翰林，他姓文，我也姓文，我叫文玉莲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, 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